# 尚書義考

# 尙書義考

休甯戴　震撰　　　　貴池劉世珩聚學軒

## 義例

一今文尙書漢時博士所習以隸傳寫故稱今文史記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此所謂今文者也伏生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

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據此則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是也而史記稱二十九篇者孔頴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彝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爲二十九不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言何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爲

本

一漢時所傳之古文尚書許慎說文解字序論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彝鼎之文故稱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歆讓書太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頴達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又云鄭玄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别錄云五十八

篇穎達不知劉向班固所見爲眞古文而以爲張霸之徒僞造史言霸所僞造乃百兩篇非二十四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四十八篇蓋二十九與十六合爲四十五漢書藝文志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增多百篇之序一卷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古文藏於秘府故又稱中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是也以不立於學官故謂之逸篇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皆得見之成帝時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

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宏諸人竝傳古文然賈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不注逸篇必逸篇殘缺失次不復能成讀其後遂漸亡矣

一馬鄭本皆有百篇之序合爲一篇其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穎達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今仍復其舊次爲一篇附於二十八篇之後

一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陸德明云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

能得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云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孔穎達云晉世至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尚書及孔傳殆出於王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冀行其學故往往假託以爲佐證東晉古文增多之篇與十六篇異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大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凡十六篇其餘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冏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符合自宋吳棫朱子始疑之元吳澄明梅鷟辨之尤力至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剖核明晰無庸更議矣今別爲一編附於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後庶幾不相淆雜

一今文古文傳本各異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尚書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論其異同得失而經文之

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暨稱古本以明不必存今文古文之見至如堯典慎徽五典上二十八字今删去別見後增多之篇內其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皋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分爲益稷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爲康王之誥今仍合爲堯典皋陶謨顧命

一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見采錄如詩有毛傳鄭箋禮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附以諸儒之說惟尚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即取爾雅以存古義

一今文尚書歐陽和伯及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古文尚

書膠東庸生及衞宏賈逵馬融鄭康成所傳其本久亡惟見於經史傳注引今文作某馬鄭本作某而東晉古文與二十八篇同者雖有改易皆不出馬鄭王之本自東晉以來行之既久今姑就其書詳考各本異同訂其得失

一歐陽大小夏侯學惟許慎五經異義多載其說其旁見於他書者甚少賈馬鄭之注則猶可捜輯宋王應麟撰集古文尚書鄭氏注十一卷於鄭氏一家亦未能詳備又多訛舛且徵引之體不拘本文或因辨論所涉約略其意不得掇出冠以漢儒之名今但列引之者名氏或書名於上如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義疏

以及史記集解等書內稱馬云鄭云而鄭注又單稱注云與兼言馬鄭或舉姓略名或姓名並稱之類各如其舊庶免掇拾爽失之病

一注內引先儒之說始見稱某氏某下係以書名次條以下惟稱某氏某曰至孔安國傳雖晉人僞託大抵多襲用古注其與賈馬鄭王同者無庸重見惟刪取其異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不可考耳不稱孔氏安國曰惟稱孔傳曰以別眞僞書內所引多與今注疏本異者係從宋本校正

一古人語言文字多失傳以今人所知字義讀古人書往往扞格書自唐虞而下詩自商而下易始庖犧然

有象而無餅與諸經皆自周而下故有書契以來莫古於尙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況散逸既多則見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略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故嚴加刪汰

一數義各異者倣許氏五經異義之意具列其說加案語折衷之以其人之先後爲次至轉相祖襲則惟載其創立是說者或後人因前說引伸或後之特見偶與前人合而語更詳明皆作小字附前說之下

一漢書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又許愼說文解字所引書與今本異愼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所謂古文乃孔氏所傳之眞古文非東晉以後所謂古文者也今於案語內並備論之

一是編雖備列異說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見以明去取或諸家說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

一揚雄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鄭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以虞夏同科也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今定虞夏

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

前據賈鄭舊次也

尚書義考卷一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曰若稽古 曰當從古本作粵

爾雅粵于也若順也

後漢書李固傳注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三國志三少帝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乎孔氏穎達尚書正義曰鄭玄信緯訓稽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古之爲天經無此訓

林氏之奇尚書解曰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爲越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同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體發論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謂考古某人之事爲如此也蘇氏云史官之爲此書也謂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其說比先儒爲優然虞書謂堯爲古可也爲臯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爲堯則下加曰字又爲難說如允迪厥德臯陶之言也謂若稽古臯陶

曰可也放勳以下非堯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

此說爲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

劉氏安世尚書解曰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

所謂越若來三月是已

案發端之辭或言于或言爰或言粵聲義相近

說文粵于也審愼之辭周書粵三日丁亥據說

文粵爲本字其作越或作曰竝六書之假借爾

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粵與曰重出於

六書爲疏爾雅釋言若惠順也若與如一聲之

轉惠與順一聲之轉說文如從隨也從隨之義

引而伸之爲順順爲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

異解不得合曰若二字爲發語辭召誥之越若來三月越者發端語辭徐鍇說文繫傳釋粤三日云心中暗數其日數然後言之若來三月則由二月順數之至方來之三月也若字宜從古注稽古猶言考之昔者凡已往則稱古昔盤庚篇謂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書謂數日之間爲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記後史從而刪取成篇故發端言粤若稽古猶後人言謹案云爾明不敢以臆見爽失其實也自漢迄今竝誤讀粤若稽古帝堯爲句漢唐諸儒以稽古屬堯鄭康成訓稽古爲同天於字義全非賈逵馬融王肅皆爲堯考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

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僞撰襲取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安國周官唐虞稽古又僞古文語與僞傳同出一說也宋儒以稽古屬史官而未明於粤若稽古四字句絕其下文帝堯曰放勳記帝名號也臯陶謨與堯典一例下文臯陶曰則直記臯陶之言也林氏疑於兩曰字由句讀失傳耳

帝堯曰放勳勳亦同作勛

爾雅勳功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堯唐帝名馬融云諡也翼善傳聖曰堯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

皇甫謐同一云放勛堯字

孔傳曰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蘇氏軾書傳曰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臯陶爲名允迪乎

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 夏氏僎尚書解曰堯功勳放於四海

黃氏度書說曰放古倣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

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

格汝舜曰來禹曰棄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
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
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惟論語曰予小子履履
爲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爲履此則
不可知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古帝王皆以名
紀胡文定修春秋剳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
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諱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
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不敢名
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
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

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質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及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是也[多士言爾先祖成湯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公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

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湑曰史記
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猶少其後乃皆有諡然
王季已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惟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渟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爲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

爲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爲祖己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爲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

案曰放勳三字爲句猶曰虞舜三字爲句也放勳重華皆臣民推美之號猶湯之爲美號也放字之義林氏引李校書之說得之

欽明文思安安思當從古本作塞安安當從古本作晏晏

爾雅欽敬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其敬明文思爲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

孔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林氏之奇曰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爲若孟子所謂性者也

朱子語錄曰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意思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

案後漢書馮異傳思唐虞之晏晏注引考靈燿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

之晏又第五倫傳體晏然之姿注引尚書考靈耀堯文塞晏晏據馬鄭本皆作文思而後漢書注兩引考靈耀一作思一作塞宜以作塞爲正其作思者後人習見思罕見塞涉筆遂爲思耳凡言德性明與誠盡之矣塞即誠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蓋智者恃其明以爲施諸行不失而其失多矣堯之德欽所以大其明也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亦誠之屬也文之以禮樂則學以進於純粹矣堯之德文所以成其塞也晏晏者形容其欽明文塞出

於自然也

允恭克讓

爾雅允信也克能也蘇氏軾曰恭有僞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爲賢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案史臣稱堯之欽明文塞以晏晏形容之四者德之有於中者也見其晏晏然著乎外即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也恭讓皆在外而實本乎內故曰允曰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當從古本作橫爾雅說文並作桄

爾雅桄充也格至也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于天地

孔氏穎達曰界外之畔爲表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爾雅釋言曰桄熲充也釋文桄孫作光古黃反許氏說文解字桄字下云充也蓋古字桄與橫通用遂訛而爲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

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語疏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以光爲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不一蔡氏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人屬辭之意

克明俊德俊亦通作駿

爾雅駿大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蘇氏軾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爲首親親爲次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克明俊德諸家皆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皆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文言俊乂俊民俊有德並是賢俊之德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己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

朱子語錄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義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已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

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

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案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說曰俊者大也古字

俊駿通凡德行行事苟有所失則如日月之蔽

虧克明者言大德之昭顯無或蔽虧也大學明

明德之義本乎此以德行行事之大謂之大德

以人所瞻仰謂之明德其實一也陳氏引敬止

止字訓語助辭考之詩緝熙敬止對稱緝熙言

繼其光明敬止言敬其所止止字無從定爲語

辭古人引詩書必無并其字義失之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許氏愼五經異義曰九族今戴禮尚書夏侯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爲同姓也謹案禮緦麻三月已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兄父爲異族其子則不然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如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尚書曰九族既睦鄭玄注云睦親也孔氏穎達曰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

陸氏德明曰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孔傳曰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林氏之奇曰高祖非己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己所得

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繫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爲九族哉朱子語錄問九族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加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家姊妹之夫家子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謂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又曰九族且從古注又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蔡氏沈集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

陳氏大猷書集傳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袒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曰既字當訓盡如既用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顧氏炎武曰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竝釋爲父子孫儀禮士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非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左氏桓公六年注疏不知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

案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

昆弟同曾祖而下曰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弟服制則同祖而下大功同曾祖而下小功同高祖而下緦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加隆也爾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注云同姓之親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父小功己爲之緦者也昏禮以己上對父

下對子言之己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子實緦麻之服自子而數至族曾祖父不得為三族矣族曾祖父同高祖者也夏侯歐陽說謂五屬之內為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不與父兄為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姊妹及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子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緦麻三月者列外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為九族之三又列舅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母及其子為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

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異姓之不得引爲己族故就己而言則於母妻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爲一族合之有九也況堯典之九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詳言之曰九族概言之曰三族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論族屬顧氏謂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

可以相及據五屬高祖之昆弟於己爲親同姓

若謂同高祖而下有爲玄孫之昆弟者然皆服

既窮戚既單使廣推及此又不得以九爲限徒

因以五爲九之文附會九族而不知義各有當

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當从古本作便亦通作辯下平章平在並同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裴駰集解鄭玄云百姓羣

臣之父子兄弟

後漢書劉愷傳注曰尙書曰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

別也章明也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

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陳氏大猷曰
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得位
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
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
林氏之奇曰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
世以宰相爲平章事蓋出於此
朱子語錄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合天下
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
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蔡氏沈曰平均章明
也百姓畿內民庶也
案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可證史記便
章乃書之本文索隱云今文作辯章鄭所注者
古文其本亦作辯章矣詩小雅羣黎百姓徧爲
爾德毛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百姓兆民

韋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質有賢質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時卽以指民非也

罔咈百姓語見僞古文不足引以相證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爾雅黎衆也時是也雍雍和也

林氏之奇曰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

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從子和之說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案時雍猶言斯和耳萬邦君長亦在百官族姓之內故此遂言黎民凡在民上者欲其昭明民則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也至於從化而無乖戾可以觀治教矣

乃命羲和

陸氏德明曰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孔氏穎達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

周禮疏曰堯典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孔氏穎達曰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爲一事也羲和雖别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注黎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束晳譏馬遷幷兩人以爲一謂

此是也鄭荅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爲北當云黎爲北正高辛所命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爲號

林氏之奇曰唐孔氏謂羲和爲氏族下云咨汝羲曁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羲氣以爲羲歛仁氣以爲和日出之氣爲羲羲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陽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

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厯當是兩官紛紜之說不足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

欽若昊天 昊當從說文作昦

許氏愼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昦天夏

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云古
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
監下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也春
秋左傳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時非
秋也鄭駁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
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
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愍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也此之求猶人之所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

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當從古本作民

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之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以辰言之盆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星辰爲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于此注以星辰爲一

蘇氏軾曰厯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或曰辰三辰心伐北辰也

林氏之奇曰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爲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授之故曰敬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改正朔始於商

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爲不然謂古惟用夏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商命而用建子觀此說則辥氏之說亦不可用矣人時史記作民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當從古本作度

爾雅寅敬也

周禮疏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疏又曰分命仲叔注云官名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曰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無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子中四子則分遣之測驗于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銕胡氏渭曰銕古文鐵從夷則可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誤說文暘山在遼西一曰嵎夷暘谷也既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許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甯海州爲禺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校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自古相傳爲日出之地謂羲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既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治濰

猶是則可疑耳且朝鮮更在成山之東寅賓出日尤爲得宜范史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爲嵎夷也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爲太史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高麗卽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爲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嵎夷爲青域則測景自當在朝鮮也 賓徐音儐馬云從也平馬作苹云使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 蔡氏沈曰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 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 林氏之奇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惟曾氏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

孔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

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孔氏穎達曰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則稱嵎夷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居在帝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邸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蔡氏沈曰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賓導秩序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蘇氏軾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當居也

林氏之奇曰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儐者是與儐相

之儐同賓出日餞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平在者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三十四氣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宅字古與度字通見周禮注等書者非一宅嵎夷之屬皆謂度日景於此

金氏履祥尚書表注曰帝堯以嵎夷正東方之景靑境實跨有東夷 胡氏渭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是以九夷爲嵎夷金說本此

案周禮縫人注曰書度西以是例之鄭康成本

當作度嵎夷度南交度朔方古音宅讀如度分四方測景故言度王肅釋宅爲居遂不可通蔡氏以暘谷爲所居官次之名尤非寅賓史記作敬道即其字義平秩史記作便程索隱引尚書大傳辯秩東作便即辯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陸氏德明曰殷馬鄭云中也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隋書天文志曰昔黃帝創觀漏水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漢哀帝時改用晝夜百二十刻尋亦寢廢梁天

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耀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王氏蠡海集曰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六千分數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頭數以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舉仲月以統一時王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

周禮小司馬疏曰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于夜復較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氣候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知馬融爲傳已改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孔傳曰鳥南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

蘇氏軾曰殷當也

林氏之奇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王子雍謂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求之所以不合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先儒未之思耳

案古法晝夜百刻後代或改用百二十刻或用九十六刻或用百八刻取於分隸十二辰每一辰爲十刻八刻九刻無奇零耳百刻之分隸十二辰也每一辰八刻二十分此二十分據五代會要謂之時正若一辰之中而分前四刻爲正前後四刻爲正後據蠡海集則分十分爲初初刻在初一刻之前十分爲正初刻在正一刻之前二法皆通其晝夜永短之故蓋由人所居有南北則北極赤道因而異勢于是日躔之發斂每日成一左旋之規在平地上下隨其南北不同就中土言之春秋分日値赤道其左旋之規

赤道是也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適均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其左旋之規外衡是也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上之度少故晝短地平下之度多故夜永夏至在赤道北其左旋之規內衡是也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上之度多故晝永地平下之度少故夜短自中土而北北極去地愈遠赤道去地愈近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愈多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愈多而永者愈永短者愈短至北極正當天頂赤道環地平如帶則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自中土而南北極去地愈

近赤道去地愈遠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漸少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漸少永短皆漸減至赤道正當天頂南北極皆適準地平則日躔雖有發斂而無永短又黃道交於赤道二分前後交之勢斜則發斂疾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勢近平則發斂遲半月而差一刻此隨時隨地永短各殊也古法晝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約計大致云爾據中土所見日出入晝長踰六十刻晝短不及四十刻也古又有以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合之五刻損夜以裨於晝鄭康成注儀禮云日

入三商爲昏疏以爲三刻凡言三刻言二刻半者亦約計大致云爾日未出前及日入後距北平十八度奇皆有光惟春秋分左旋之規即赤道其度最廣昬明各分五刻冬夏至左旋之規其度狹則昬明分且非五刻之可限也至若人所居愈北赤道距天頂愈遠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以斜當其正遠踰平十八度矣人所居愈南赤道距天頂愈近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勢漸正而與之等此昬明則分之亦隨時隨地各殊也大抵北極出地幾五十度則夏至夜半猶有光故唐書天文志言骨利幹居瀚

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旣夜天如曛不瞑夕胹羊髀纔熟而曙又言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今爲覆矩圖南至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實始乎此

又案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分至之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舉昬見南方之星以知時節天左旋日月星皆右旋而北極爲左旋之樞以正南北赤道爲天之中帶以正東西以界南北左旋者東西旋也右旋者迤而爲南北旋也

月二十七日小餘不及三分日之一出入於黃道一終其行黃道之南謂之陽歷行黃道之北謂之陰歷日躔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出入於赤道一終自春分至秋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北自秋分至春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南恒星或謂之列星或謂之經星古人分之爲四象爲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凡二萬餘年出入於赤道一終近春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南者今右旋入赤道北矣近秋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北者今右旋出赤道南矣此日月星迤而南北旋之驗也遲速不同其皆

右旋則同以日言之夏至而後自北發南冬至而後自南斂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爲南北旋明矣有南北旋以成寒暑有東西旋以成晝夜昔儒惑於左右之名以爲日月與天皆左旋少遲則反右是知有東西旋而不察其何以南北發斂也又昔人所謂天者卽以四象二十八宿當之其言天左旋卽指恒星而不知恒星亦右旋特其推移甚微六七十年纔及一度仰觀不覺耳晉虞喜之言曰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始此稽諸載籍堯典夏小正所言

星象相近詩三百篇暨國語左氏春秋月令所言星象相近堯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流火宜在六月豳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則六月昏中暑退十有二月旦中寒退而七月初昏大火西流於星後一次故於時後一月然不聞古人疑之亦不聞古人謂之差而隨其世之推移表以示民非明知恒星右旋一同乎日月之右旋歟推步家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謂歲周不及天周所云天周亦指恒星言之以恒星譬之郵程日月譬之過客夫借

恒星以紀日月之纏離可也謂日右旋歲歲於天有差非也黃道斜絡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春秋分日値二道之交冬至日値赤道南最遠是爲子宮之半夏至日値赤道北最遠是爲午宮之半春分卯宮之半秋分酉宮之半千歲之日至起子半歷十二宮而復起其所無毫忽之差使未値赤道之南最遠不爲冬至未値赤道之北最遠不爲夏至未値二道之交不爲春秋分據黃道言日纏惡得有差古今節氣日所在之宿以漸而異由星右移故也黃道分十二宮與列宿分十二次推步家本未區別爲

二即以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之名名黃道十二
宮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時節
氣日纏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
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
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
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
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次隨
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
正十二次隨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
宮大雪于宮之初冬至子宮之中芒種午宮之
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

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者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日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次則中氣居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名與實悖又襲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析木之箕半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從節氣而定則析木全改爲星紀十二次名義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爲

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起於列宿不
可以名黃道十二宮也與漢時昧於日星運行
所以失不同而其失則同左氏春秋玄枵虛中
又言婺女爲玄枵之維首是婺女值玄枵之初
虛值玄枵之中十二次宜準是遞之凡一規皆
可分十二宮皆可以十二子名之十二子分奠
四方亥子丑位北寅卯辰位東巳午未位南申
酉戌位西是爲四方之定位十二次配十二子
北陸三次星紀丑玄枵子娵訾亥西陸三次降
婁戌大梁酉實沈申南陸三次鶉首未鶉火午
鶉尾巳東陸三次壽星辰大火卯析木寅自昔

相配如是究其實丑配十二次星紀非丑配黃道冬至也冬至必建子月則宜爲子宮之半明矣天地之定位赤道居正卯正酉春秋分值二道之交非卯宮酉宮之半而何是故黃道十二宮宜順序十二月建以爲之定名西洋人又稱黃道冬至爲丑宮而春分爲戌秋分爲辰名義安在葢不惟十二次之名不可襲卽十二次配十二子之名亦不可襲凡舉星象十二次及黃道十二宮名實之際所宜察也史記衡殷南斗宋均云殷當也又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張守節云殷當也當謂相當値

厥民析鳥獸孳尾孳尾當從古本作字微

爾雅厥其也

孔傳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也

案析謂分散而適野孳尾史記作字微孳字尾微聲義通言字養其生之微者說文云字乳也

詩瑣兮尾兮尾亦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爾雅申重也訛化也孔氏穎達曰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

孔氏穎達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史記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略舉一字名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劉氏敞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寫脫二字耳黃氏度曰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林氏之奇曰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此說不然蓋南交即交趾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由來尚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

敬致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

惠氏棟尚書古義曰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

本又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棣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傳云訛動也韓詩作譌辥夫子云譌覺也說文引詩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曰南爲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案惠氏引高誘注淮南天文證禾成於夏故曰南爲與孔穎達正義言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一義索隱以耕作營爲解東作南爲非也周官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鄭注云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短隋書天文志劉焯云周官夏至日景尺
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景
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景正同
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
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
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
又載姜岌言地有遊氣故參伐在旁則其間疏
在上則其間數日晨夕近地故色赤而大無遊
氣則色白大不甚矣今考一歲之推步起冬至

而堯典敬致言於仲夏周官日至之景亦據夏至言蓋冬至日在赤道南去地平近夏至日在赤道北去地平遠近則遊氣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遠則出遊氣而上漸還其本體故冬夏致日於仲夏尤準古人因表景知黃赤道高下猶唐以來測北極高下也赤道距北極四分天周之一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則赤道高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則赤道下一度環地之周上應天周晉書天文志王蕃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由此言之天卽成圜大地又以圜體

處其中故大圜之中心即地體之中心人所居者地體外周猶卵黃之上也距中心爲圜徑之半古割圜術自圜之中心弧分之割圜周成弧背而得句股弧矢之用凡推算所得者皆據圜之中心與外周相應天之實象也測望所得者人居地體外周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徑於是差數又生焉凡爲差者數端致日所當知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昬火星中鄭志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

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舉中以言焉

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案十二次之名周人之文始舉之唐虞時仲春初昏適朱鳥七宿在南蒼龍七宿在東白虎七宿在西玄武七宿在北列星旋轉隨時不同本無東西南北之別其曰南陸東陸西陸北陸各以方位言者疑卽唐虞時據仲春初昏名之然則四象蓋始自羲和而十二次首星紀殆因周時冬至日在牽牛遂以是爲紀之首十二次蓋周人所定矣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曰大火者心也不必爲次名

厥民因鳥獸希革

詩斯干疏曰堯典注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

孔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

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革猶皮也於夏言希革於冬言氄毛鄭注得

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昧當從古本作柳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西者今

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駰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

西今人謂之兌山

陸氏德明曰餞馬云滅也滅猶沒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周氏縫人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惠氏棟曰穀與谷通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鄭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事曰言古文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奏定爲昧昧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丣同事秋三丣同事說文曰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丣古文酉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从一丣閉門象也柳丣同字日出於暘谷入於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入兊山一曰兊山

孔傳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也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

因事之宜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孔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

爾雅宵夜也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虛玄武中宿也

史記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墳墓鄒氏或得其理

厥民夷鳥獸毛毨

孔傳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林氏之奇曰于夏既言老弱因就在田于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程氏謂秋稼將成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舒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陸氏德明曰毨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

器用也
蘇氏軾曰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案夷字之義蘇氏得之毨洗聲義相邇程子云
澤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爾雅朔北方也在察也
孔氏穎達曰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
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
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
室處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
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史記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蘇氏軾曰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黃氏度曰北限沙漠荒茫幽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

案在察聲義通凡六書之假借依聲託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七月疏堯典注云昴白虎中宿也

齊氏召南曰堯時冬至日躔所在術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爲近之唐一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當從古本作燠

陸氏德明曰隩馬云煖也氄馬云温柔貌

孔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也林氏之奇曰胡氏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奧字讀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冬寒民集隱煖此說爲是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

惠氏棟曰說文引云鳥獸䩗髦云䩗毛盛也髦古毛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爲毛古文尚

書毛皆作髦

案史記作其民燠氄茸耎三字聲義通

帝曰咨女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定當從古本作正

爾雅咨嗟也曁與也庶衆也績業也功也咸皆也熙光也興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疏曰堯典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孔傳曰帀四時曰朞釐理工官熙廣也

陸氏德明曰十日爲旬

孔氏穎達曰朞帀也王肅云朞四時是也古時眞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概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爲中氣閏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梅氏文鼎曰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地

璧周圜分爲十二度首尾蟠亥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于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竝在天頂之北古人以星象授人時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竝相差一二旬矣然而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柄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閏斗柄明矣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索隱曰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帀又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爲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六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其實一歲惟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以成

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惑是也

蘇氏軾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熙光明也

晁氏以道曰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

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曰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朞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日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經也

言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案天度以日之平行爲準度也者行而過之之名日一晝夜右旋所過是爲一度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六日故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發斂一終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日行適一周天周髀算經及後漢永平中用四分法皆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經歲後世謂之歲周又謂之歲實者也卽以是爲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後漢書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密計之實不及四分之一後漢書又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蓋月有晦朔弦望之節仰觀卽得古人因之以明民日月之行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小餘不滿三分日之一而月行適一周天日已離其故處二十七度有奇又必踰二日而後月始追及

之日月同度是爲合朔其經月凡二十九日過半日於是定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其多一日者餘分滿一日也十二月凡三百六十四日于經歲差十日有奇不及三年而差數之積滿一月凡物候以日躔發斂爲本故春夏秋冬從日而序古人分之爲八節爲二十四氣皆平分經歲以爲之限而寄見於月曰某月某日冬至某月某日春分使冬至恒在十一月春分恒在二月時序乃正故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

漢書曰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此古人置閏之定法然日月在天皆非平行後漢書章帝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編訢李梵等十人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宋書稱劉洪制遲疾法以步月行北齊書稱信都芳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隋書稱劉焯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

至各九十三日有奇唐書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食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麟德歷因之更名躔差元史曰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朢前後者以上史家所言步氣朔之法大致後代加密于前人古有平氣平朔而已平氣亦謂之恒氣唐麟德以來定朔之法旣行而大衍歷議曰凡推日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夫定氣定朔一也用定朔而不用定氣者凡立法不出二端其一

自然之限天定之也如日隨天而左以成晝夜其循黃道右旋則成寒暑月與日會爲朔相對爲望此當因天求合純乎天不參以人定朔定望天象則然其一因乎自然復酌取中數以爲詳密之限人所定也如因晝夜而十分之或十二分之其刻漏則百分之因寒暑而分至啟閉八分之中氣節氣各十二則二十四分之此人之爲之本宜以日數爲均如晝夜之辰刻不必拘泥夫天度者也古推步法謂朔數不滿三十日以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爲氣盈合氣盈朔虛爲月閏若定氣均分天度以步日躔度均而日

數不均多或三十餘日少或二十九日有奇今
時之冬月其定朔最大者一月可容三氣遇節
氣在望中氣一在朔一在晦必前後兩月俱無
中氣既不可一歲再閏又不可置閏於此月之
前不以後月爲閏亂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之例
況古人言氣盈朔虛而用定氣又有氣虛也設
謂皆可不顧惟一以天度爲準則物候之變以
漸因乎日躔發斂論南北不論東西宜均分冬
夏至相距之四十餘度以爲二十四苟均分冬
夏至之距將節氣短長之差更甚不拘泥南北
發斂之正以取均而徒拘泥其斜絡東西以取

林氏之奇曰曾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胸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史記作似恭漫天則與下文滔天爲一意然而洪水之爲害際天所覆滔滔在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 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案方讀爲旁說文旁溥也逑聚斂也僝具也引虞書旁逑僝功僝與僎聲義通左思魏都賦僝拱木於山林注云具材木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爾雅洪大也懷至也襄駕也俾使也乂治也僉皆也圮毀也覆也載歲也

詩崧高疏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孔氏穎達曰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之事周禮疏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史記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父釋文引馬云禹父也

陸氏德明曰咈忿戾也方命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

音放异徐云鄭音異王音怡已也

孔氏穎達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以聖大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德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孔傳曰四岳卽上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流貌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善

類也异已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無成功乃退也

蘇氏軾曰太史公以羲和爲司馬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當以史爲正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水逆流曰襄异舉也舉而試之可以治水而已無求其他

林氏之奇曰下民其咨與民咨胥怨同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胄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爲四人也韋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爲諸侯伯故曰四伯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堯欲巽以位不成是與四人朱子語錄曰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

黃氏度曰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蔡氏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异義未詳疑是巳廢而復强舉之之意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异孔傳訓巳也說文訓舉也蔡傳蓋兼取二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篇何以异哉張湛注异古異字

案方割之方亦讀爲旁溥也方命史記作負命方負一聲之轉張守節云負違也違負教命异當從說文訓舉言且舉之試用或可而不可乃退古人語多省略

尙書義考卷一